



การพัวพันเชิ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และการใช้คำลักษณนาม “เป็น” “เกิน” และ “จุ”

ภาวเรศ ฟูน้อย*

สาขา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สำนักวิชาครุ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วลัยลักษณ์

อีเมล : pawares.fu@gmail.com

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 22 กรกฎาคม 2566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 20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67

ตอบ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 20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67

บทคัดย่อ : บทความวิจัยฉบับนี้มุ่งศึกษา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การพัวพันเชิ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 “รากต้นไม้” ของคำว่า “เป็น” “เกิน” และ “จุ” 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โบราณ และพบว่า “เป็น” “เกิน” และ “จุ” มี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อย่างใกล้ชิดกัน ซึ่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ดั้งเดิมของ “เป็น” ที่หมายถึง “รากต้นไม้” จะรวมถึงส่วนลำต้นที่อยู่ใกล้กับรากของต้นไม้ด้วย ต่อมาคำว่า “เกิน” หมายถึงส่วน “ลำต้น” ในพื้นดิน และ “จุ” หมายถึงส่วน “ลำต้น” เหนือพื้นดิน แทนที่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วน “ลำต้น” ของ “เป็น” ซึ่งเดิมทีหมายถึงทั้ง “ราก” และ “ลำต้น” ส่งผลให้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 “เป็น” เหลือเพียงส่วนที่เป็น “รากต้นไม้” เท่านั้น ช่วงเวลาต่อมา “จุ” ได้เข้ามาแทนที่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วน “ลำต้น” ใต้พื้นดินของ “เกิน” อย่างสมบูรณ์ ส่วน “เกิน” เข้าแทนที่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 “เป็น” นอกจากนี้ บทความยังอภิปรายถึงการใช้คำลักษณนาม “เป็น” “เกิน” “จุ” “ชู” และ “เคอ” โดยสืบค้นข้อมูลจากฐานข้อมูล พบว่าเริ่มแรก “เป็น” ถูกนำมาใช้เป็นลักษณนามของพืชสมุนไพรสมัยก่อนราชวงศ์ฉิน ต่อมา “สู้” มีบทบาทมากขึ้นในราชวงศ์ฮั่น เนื่องจากการปรากฏ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คำลักษณนามขึ้นหลังจากปรากฏ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คำนาม และถูกแทนที่ด้วย “จุ” และ “เกิน” ในยุคหกราชวงศ์ ซึ่งในยุคดังกล่าว “จุ” และ “เกิน” ถูกนำมาใช้เป็นลักษณนามของพืชสมุนไพร และถูกแทนที่ด้วย “เคอ” ในเวลาต่อมา ซึ่ง “เคอ” ได้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ำลักษณนามสำคัญของต้นไม้ อีกทั้งมีบทบาท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สมัยใหม่

คำสำคัญ : เป็น; เกิน; จุ; การพัวพันเชิ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การใช้คำลักษณนาม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pawares.fu@gmail.com

The Semantic Entanglement and Quantifier Usage of “Ben”, “Gen”, and “Zhu”

Pawares Funoi

Chinese Department,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Liberal Arts, Walailak University

E-Mail: pawares.fu@gmail.com

Received: 22th July 2023

Revised: 20th May 2024

Accepted: 20th May 2024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sorts out and analyses the semantic entanglement of the words “Ben”, “Gen”, and “Zhu” related to the meaning of “tree root” in ancient Chinese and shows that the three are closely related. Specifically,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Ben” is “tree root”, which includes the main part close to the tree root; then, the “Gen” representing the “tree trunk” in the soil and the “Zhu” representing the “tree trunk” on the soil, respectively, replaced the “tree trunk” part of “Ben”, which originally referred to both “tree root” and “tree trunk”, while “Ben” only referred to “tree root”. Subsequently, the “Gen” of the “tree trunk” part in the soil completely gave way to the “Zhu” and took over the meaning of “Ben”. Then paper discusses the usage of quantifiers for the three, and also discusses the usage of quantifiers for “Shu” and “Ke”, all of which are based on corpus retrieval. Regarding the usage of the three quantifiers, this paper shows that “Ben” was first used to measure herbaceous plants, possibly no later than the Pre-Qin period. The “Shu” that emerged later was more active in the Han Dynasty, as its noun meaning was generated onl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quantifier meaning, and was replaced by “Zhu” and “Gen”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Zhu” and “Gen” were mainly used to measure herbaceous plants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were replaced by “Ke”, which also became the main unit of measurement of woody plants and has been active in modern Chinese.

Keywords: Ben; Gen; Zhu; Semantic Entanglement; Quantifier Usage

“本”、“根”、“株”词义纠葛及其量词用法

李美丽

泰国瓦莱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电子邮箱: pawares.fu@gmail.com

收稿日期: 2023 年 7 月 22 日

修回日期: 2024 年 5 月 20 日

接受日期: 2024 年 5 月 20 日

摘要: 本文首先对古代汉语中与表示“树根”义有关的“本”、“根”、“株”的词义纠葛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三者存在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本”的本义是包括接近树根的主干部分之“树根”,其后表示土中“树干”部分的“根”和表示土上的“树干”的“株”分别接替了原本兼指“树根”和“树干”的“本”的“树干”部分,“本”则仅指“树根”。随后土中“树干”部分之“根”完全让位于“株”,而接替了“本”义。然后探讨关于三者的量词用法,顺便讨论了“树”和“棵”的量词用法,这些讨论都建立在语料库检索的基础上。关于三者量词的用法,本文认为“本”最早用于计量草本植物,可能不晚于先秦时期,其后产生的“树”,汉代比较活跃,因其名词义产生后,才产生出量词义,并在六朝时被“株”和“根”替代。“株”、“根”在六朝时期开始主要用于计量草本植物,其后被“棵”接替,后者也成为木本植物的主要计量单位,并一直活跃于现代汉语中。

关键词: 本; 根; 株; 词义纠葛; 量词用法

引言

在古代汉语中，表示“树根”义的词主要有“本”、“根”、“株”三个，这些词也都在名词义的基础上发展产生出了量词的用法，且三者无论在名词义还是量词义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纠缠和竞争的关系，但是这种词义和用法上的竞争关系需要结合不同时期的语料进行讨论和研究，才能较为清晰的表现出来。

笔者对相关研究进行搜集和分析，发现相关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观察：

1. 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前者以刘世儒（1965）¹、史天冠（2016）为代表，后者则为主流，以汪小玲&李翩（2009）、陈明富&张鹏丽（2011）等为代表。这类研究基于时代划分，刘世儒（1965）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进行断代研究。史天冠（2016）以现代汉语视角对量词“根”的进行认知研究。汪小玲&李翩（2009）以量词“本”为例探析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过程。陈明富，张鹏丽（2011）对古代涉“树木”义名词进行了历时考察。

2. 相关的比较研究，以唐苗（2007）、刘彦哲（2021）为代表。这类研究包括词义系统内部的比较与汉外词语的比较。唐苗（2007）将汉语量词“条”与“根”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视角包括语义、转喻和搭配上的差异。刘彦哲（2021）对汉语和日语中植物的长条类量词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方面包括植物根部、枝条、主干和其他内容的量词，从语源、语义、用法、演变四个角度进行比较。

3. 相关名词和量词的研究。相关名词的研究以陈明富，张鹏丽（2011）和陈明富（2013）为代表，量词的研究以张鹏丽，陈明富（2012）和王晓燕（2022）为代表。陈明富&张鹏丽（2011）对古代涉“树木”义的名词进行历时考察，包括“木”、“树”、“树木”、“草”、“株”、“树株”、“林”等，文章对这些词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分类。陈明富（2013）对古代涉“树根”义的名词进行了历时考察，涉“树根”义有包括“本”、“根”、“柢”、“树根”、“树本”、“木根”、“树本”等，文章将其分为单音词和复音词，文章考察了这些涉“树根”义名词的发展及其相关更替情况。张鹏丽&陈明富（2012）对古代“树木”个体量词进行了历时考察，包括“树”、“株”、“栽”、“棵”、“颗”等，对于相关词的产生和历时演变进行了梳理和考察。王晓燕（2022）对量词“根”的词典释义进行了探讨，文章通过梳理量词“根”的历时演变过程，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理论，将其析分为四个搭配对象不同的量词，并进行了区分和讨论。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与本文关切度最为密切的文献观察，笔者发现关于“树木”类词语，无论是整体而言或者单就其局部的相关研究而言其数量较为丰富，且一直有学者在进行相关探索，这一点就证明此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此外，学者们或对某一些词进行比较粗疏的概述（陈明富，张鹏丽（2011），张鹏丽&陈明富（2012），陈明富（2013）等），或就某个词进行较为细致地探索（董树人（1987），李计伟（2009），汪小玲&李翩（2009），崔尔胜（2009），李计伟（2010），陈亦文（2010），孟繁杰（2011），李小平（2012），史天冠（2016），曹瑞芳&李小平

¹ 当代学者名字后面括号内的年份为文献出版的时间，古代学者名字后面的年份为参考作品印刷的时间，并非古书原版的印刷时间，如后文“王念孙（2004）”，指的是“本文参考的是《广雅疏证》是中华书局在2004年出版的《广雅疏证（附索引）》这个版本”。

(2022), 王晓燕(2022)等), 这样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却存在一些问题, 即没有系统地纵向观察, 导致难以发掘到较为规律性的结论。相较而言, 学者们对于相关量词的讨论多于名词的讨论, 而其中“棵”的讨论又甚于其他相关词。总体而言, 认识角度的问题导致无法将相关词进行系统地串联, 具体说来, 就是关于“本”、“根”、“株”三者词义的认识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旦调整认识角度, 问题就会变得简单且具有规律性。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具体的例证考察, 将“株”纳入到表示“树根”义的词汇系统之中, 进而对“本”、“根”、“株”这三个词的替换和量词用法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索, 提出自己的看法, 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方法

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采用文献分析法、语料库检索等方法, 对古代汉语中与表示“树根”义的“本”、“根”、“株”的词义纠葛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 考察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并进一步说明它们的量词用法。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 (<http://ccl.pku.edu.cn/>)²。

“本”“根”“株”词义纠葛

《说文解字·木部》³: “本, 木下曰本。从木, 一在其下”(118 页)⁴。这是一个指事字。甲骨卜辞中不见此字形, 金文字形“本”在“木”的下加圆点作为指事符号, 战国时期则以短横代替小圆点指事, 《说文》“本”字形中“木”下三个相同的符号则变为一横, 同样作为指示符号。李圃(2002)引商承祚的观点认为, “大木之本多窍, 故作…象之”(821 页)。无论为何象之, 都表示树木的根本所在。黄金贵(1995)认为, 《说文》言“本, 木下曰本”当与“末, 木上曰末”相对, 而这里的“上”和“下”, 他认为应该斟酌, 这里的“下”应该是顶部以下, 即认为“本”的本义当为“树干”, 其意义范畴包括地下之树根(226 页)。王念孙(2004)《广雅疏证》: “干亦茎也。前<释诂>云: ‘茎、干, 本也’”(5 页)。

在此基础上考量黄金贵所谓的“上”、“下”相对的思考, 笔者认为“本”的本义当是“树根”(包括接近树根的树干)。不仅因为古人头脑中的对称思维可能会应用于对概念的认定, 即将树的整体形象三等分, 包括“上”、“中”、“下”三个部分。此外, 这样的结论主要还是基于相关例证的描述。

(1) 春秋·《国语·晋语一》: 伐木不自其本, 必复生。⁵

例(1)中, 认为伐木应“自其本”, 否则“必复生”。这就涉及到应该从哪里开始伐木的问题。结合现代生物学的知识, 大家知道树根对树木主要起固着和吸收作用, 同时还有合成和

² 该版本已更新至 2024 版, 而本文初稿成文于 2023 年, 故所依据的语料来自上一版(2014 版), 特此说明。

³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

⁴ 括号内为书籍文献的详细页码, 下同。

⁵ 例证如未说明出处及页码, 则其来自语料库, 下同。

贮藏有机物，改良土壤的结构肥力，起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不论古人有无这种系统的认识，树根对于树木的重要作用客观存在。另外，为达到“不复生”的目的，应当使之尽量接近地面，但由于操作的原因，只能尽可能往“木”的下面部分下手，然后就可以结合伐木结束后残存的“木”的部分体会到“本”的意义。

(2) 周·《诗·大雅·荡》：“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郑玄笺：“拨，犹绝也。”

例(2)中，枝叶虽暂不伤，但“本”已断绝，难以长久。可见，此“本”当指树根。

(3) 春秋·《左传·成公二年》：“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杨伯峻注：“桑本，桑树根。以桑树根系於车，示与其它兵车有别。”

例(3)中，结合上下文及杨氏的注，可以清晰地知道，此处的“本”指树根，即“桑本”=“桑根”，即“本”与“根”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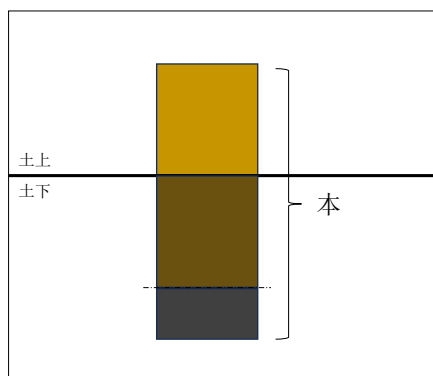
另外，结合量词义的“本”的认知方式反证“木”的本义同样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木”之“枝干”同样存在繁多、影响计数的情况，因此“接近树根的主干部分的树根”才是有效的计数根据。

(4) 西汉·刘安《淮南子·缪称训》：“譬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

例(4)中的“千枝万叶”形象地展现了“弗从”的尴尬局面。而要想砍树进而“引其本”，只能拔取树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所以，本文认为“本”的本义当为“树根”（包括接近树根的树干）。此处的树干当包括露出地面和藏在土中的部分。因此，“本”的意义可以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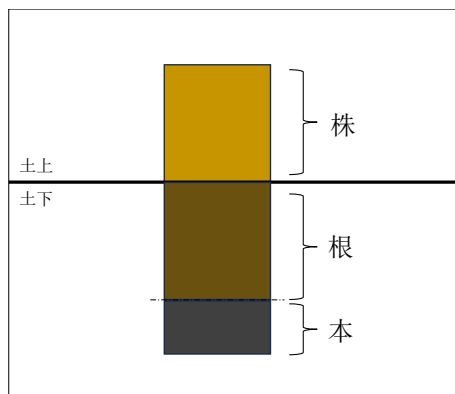
图 1：“本”意义图示



表示树根义的词除了“本”，还有“根”和“株”。《说文》：“根，木株也”（118 页）。又“株，木根也”（118 页）。丁福保（1988）引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入土曰根，在土上者曰株”（5879 页）。引段玉裁注：“今俗语云椿（桩）”（5872 页）。所谓“守株待兔”可见其义。

《说文》对“根”和“株”采取了互训的方式。孟繁杰（2010）认为“‘根’和‘株’都是指‘根’，但有所不同”。依徐锴《系传》：“入土曰根，在土上者曰株”（5879 页）。笔者认为“根”和“株”分别指土中的“树干”部分和土上的“树干”部分。本文认为“本”的本义可以简单地用“树根+局部树干”来表示，此义后来被“根”和“株”分别取代。而原本兼指“树根”和“树干”的“本”则仅指“树根”。

图 2：“本”、“根”、“株”意义图示



随后土中的“树干”部分之“根”完全让位于“株”，又顺势接替了“本”义。

(5) 春秋·《国语·晋语八》：“本根犹树。枝叶益长，本根益茂，是以难已也。”

(6) 春秋·《左传·隐公六年》：“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上面两例中的“本”、“根”对举表明，“本”指树根，“根”指树干。

(7) 东汉·刘桢《赠从弟》：“徘徊孤竹根。”刘良注：“根，竹茎。茎根通言也。”

此例中“根”为“茎”，且“茎根通言”，又说文：“茎，木干也。”可见此时的“本”和“根”的意义仍比较分明。

(8) 战国·《韩非子》：“削迹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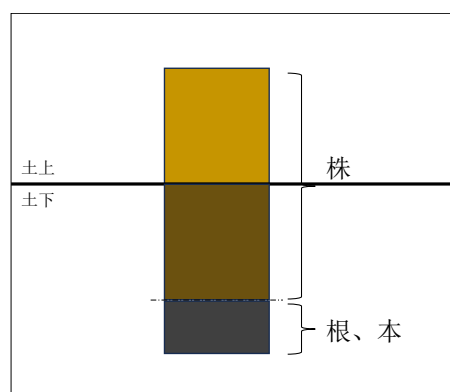
例（8）的说法在何建章（1990）注释的西汉时期的《战国策·秦策一》中是：“削株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89 页）。可见“削迹无遗根”演变为“削株掘根”，其注解这个词说到“树之露于地面部分者谓‘株’，埋于地下部分者谓‘根’（95 页）。本文同意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即“埋于地下部分者”则应细致分为“土中之‘根’和‘根’下之‘本’”。此外，从动词的用法也能看出它们的位置关系，“削”当在地表，而“掘”则需要动土，对象也将是“根+本”的组合。

(9) 东汉·王充《论衡》：“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树怪其枝，不能动其株。如伐株，万茎枯矣。人事犹树枝，能温犹根株也。”

例（9）的大意是⁶：况且天是根本而人是末节。爬树摇树枝，不能动摇树干。如果斫伐树干，所有的树枝都会枯死。人事好比树枝，寒温之气好比树根树干。

以上两例很好地证实了前文所述的“本”、“根”、“株”三者之间的关系。例（8）中虽未明言“本”，但依据句义可以分析得出，即所谓的“无遗根”之“根”，当是土下“根+本”同义的组合。而例（9）中“根”和“株”的组合则比较明显。由此可见，至迟在东汉时期，“根”的“树干”义已让位于“株”，而“根”与“本”在“树根”义上同存。

图 3：“本”、“根”、“株”意义变化图示



“本”与“根”的这种同存现象，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存在。陈明富（2013）研究认为“‘根本’指树根义在先秦即已出现”，与本文的观点相符。

（10）战国·《尔雅·释草》：“葍、茝、菱，根”

（11）战国·《吕氏春秋·季秋纪》：“人或谓兔丝无根。”

（12）战国·《管子·五行》：“草木根本美。”

（13）战国·《荀子·劝学篇》：“兰槐之根是为芷。”

例（10）中的“葍”、“茝”、“菱”均为草根。例（11）中的“兔丝（子）”为草本植物。例（12）中“草”、“木”对举，分别表示草本植物与木本植物。例（13）中的“兰槐”是一种香草名，也叫白芷。由此笔者认为，至少在这一时期，草本植物多用“根”，而木本植物则多用“本”。当然这一观点还需要更多有力的例子佐证。

汉代以后，“本”和“根”开始作为同义合成词并用。例如：

（14）东汉·《太平经》：“物之根本也。”

（15）六朝·《北凉译经》：“以三昧力故增益一切诸善根本。”

⁶ 大意由作者自己翻译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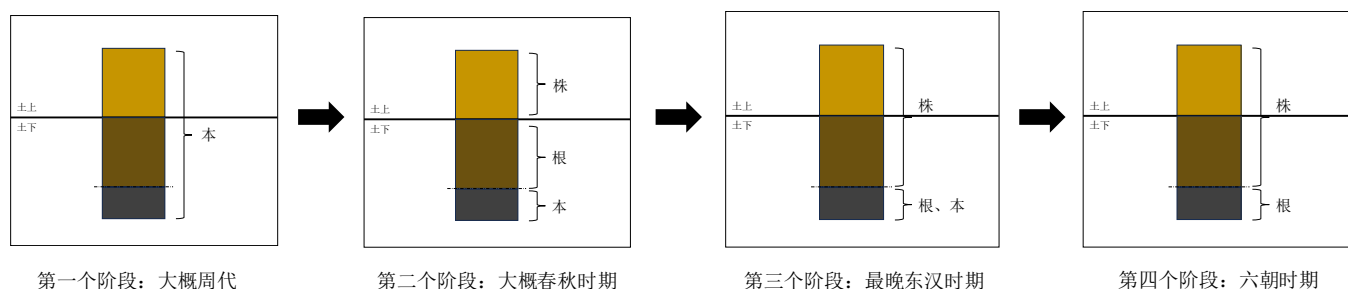
以上两例中“根本”并举，“本”和“根”也同义，这种密切关系为它们的连缀成词提供了基础。其后，“根本”走上了词汇化、语法化的道路，词性逐渐由实变虚，词义逐渐由具体向抽象变化。这一意义在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中使用频率依然特别高。此处的“根本”与上文例（5）和例（6）的“本根”应该加以区别，前者为接替过程发生之后的现象，即二者同义复合；后者为接替发生的第一阶段，即“本”将部分意义让于“根”，而仅保留“树根”的意义。

“本”与“根”的这种替换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直到现代汉语，“本”的树根义已经完全消失，“根”则成为人们认识的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表示树根义的还有“柢”。《说文》：“柢，木根也。”丁福保（1988）收《说文解字义证》引戴侗曰：“凡木命根为柢，旁根为根，通曰本”（5873 页）。所以虽说三者义同，但细分开来，“本”是树根的通称，“柢”为主根，而“根”则指旁根。但“柢”一般并不单用，多与“根”、“株”等连用，泛指根部或比喻事物的本源。由于“柢”没有产生量词的用法，不是本文的重点。

所以“本”“根”“株”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过程，简单图示如下：

图 4：“本”“根”“株”意义变化过程图示



“本”、“根”、“株”的量词用法

陈祝琴&岳秀文（2017）认为“已有的研究表明，汉语称量植物的量词主要有两个来源：一类是……。一类是‘木根’义通过转喻而来，如‘根、株、本’”。

本部分主要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数据库例证对“本”、“根”、“株”等量词用法进行分析，厘清它们的替代和发展关系。

“本”作为量词，主要用于草木，可以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棵、株”等。

黄金贵（1995：229）认为，“‘本’也可作量词，相当于‘株’，计量草木”。“本”当量词这一用法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例如：

（16）战国·《荀子·富国》：“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杨倞注：“一本，一株也。鼓，量也。”

这一时期“本”承担了计量草木植物的职能，但例证有限，所以这一用法并不是主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形式为“名词”+“数词”+“量词”，这与近现代汉语的形式并不相同。

通过相关语料分析，笔者发现汉代直至南北朝时期，“本”作为量词称量草木植物的用法逐渐增多，且南北朝时期的用例较少，张鹏丽&陈明富（2013）认为“汉魏六朝时亦不多见……”，大概是表示草木植物“树根”义的“本”逐渐被“根”代替，以至于“本”的量词用法则更为广泛和突出。例如：

(17) 东汉·王充《论衡·恢国篇》：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

(18) 六朝·贾思勰《齐民要术·种瓜》：种冬瓜法：……八月，断其梢，减其实，一本但留五六枚。

例（17）中的“灵草”为“灵芝草”，草本植物，古代为瑞草，所以会有专门的相关记载。此例也进一步证明“树根”义的“本”逐渐被“根”代替的时代不晚于东汉时期。上文关于例（18）中提到了种植冬瓜的技法，冬瓜为草本植物。

至少在这一时期，草本植物也用“本”来计量。而木本植物的计量任务却由其他多个量词承担。后文将进一步说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本”还产生了新兴用法，即称量书籍。刘世儒（1965：97）指出，“说到量书籍用‘本’，这就只是南北朝新兴的用法，在这以前还不多见的”。例如：

(19) 六朝·《全梁文》卷七十一：“祐见菩萨地经一本。”

(20) 六朝·《魏书·崔光传》：“今缮写一本，敢以仰呈。”

刘世儒（1965）认为这种用法在此时期已经相当流行，但类似“一本书”这样的陪伴用法，还并不多见。

唐代出现了“数词”+“量词”+“名词”的形式来计量书籍的例子。例如：

(21) 唐·《春秋左传正义》：“貳之者，写两本盟书。”

(22) 唐·《佛经·禅源詮序》：“解深密等数十本经。”

关于刘世儒（1965）指出的量词“本”的计量书本的用法，其本人的解释是，“这种‘本’间接地由‘本源’义引申出来的。因为古人所传书各有所本，因之就把所传之书叫做‘本’。”或可备一说。本文认为是“本”的“树根”义被“根”替代后，导致其量词用法凸显的原因。

“树”也可以作为量词，《汉语大字典》“表示树木的单位，相当于‘株’、‘棵’”（1380 页）。关于这个用法，举的是宋代的例子，张鹏丽&陈明富（2013）认为“‘树’作量词至迟在南北朝即出现。”但这种说法显然还应该提前。

刘世儒（1965：158）认为“树”在汉代是通行的量词，但到了南北朝时期，则有被“株”与“根”替代的趋势。依汪维辉（2000：81）的观点，“树”作量词在汉代《史记》中便已较明确地在使用。例如：

(23) 西汉·《史记·货殖列传》：“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

刘世儒（1965）将“树”等量词叫做“（次泛用的）陪伴词”（158 页），他举了“一条鱼”的例子，认为“条”只在指明“鱼”的条状范畴。可见，他认为“树”作量词，如“千树枣”，也是为说明“枣（树）”的“树状范畴”。

这一用法在近代汉语中仍有所体现，但出现范围相对有限，集中于诗词体裁，有存古的痕迹。例如：

(24) 唐·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返照三声角，寒香一树梅。”

(25) 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霞明半岭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树松。”

而现代汉语通语中则基本见不到这种用法，取而代之的是量词“根”、“株”、“棵”等。

“根”做量词的例子主要集中在六朝时期。孟繁杰（2010）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根’做量词的用法。”例如：

(26) 六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又种薤十根，令周回瓮，居瓜子外。”

(27) 六朝·贾思勰《齐民要术》：“东方种桃九根，宜子孙，除凶祸。胡桃、柰桃种，亦同。”

此时的“根”既可以称量草本植物的“薤”，又可以称量木本植物的“桃”。孟文提到“最初称量‘植物类’时，（‘根’）既可用于‘木本植物’，也可用于‘草本植物’，是量词‘根’的主要用法。”

“株”的量词用法六朝时才产生。张鹏丽，陈明富（2013）认为“‘株’作树木量词在先秦即已出现”并以《关尹子·四符》中的例子为证，但此例的出处甚为可疑，唐钺（2001：322）甚至明确将其判定为“伪书”，认为是“靠不住的”，所以其例不足为证。

笔者能找到的较早的例证如：

(28) 六朝·《全刘宋文》：“并种松柏六百株。”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湖北人所谓的“树兜子”中的“兜”，陈祝琴&岳秀文（2017）认为“同样可作为来源于‘草木根’义的称量树木的个体量词”，董为光（2003）认为其为“株”的方言读音，作为一种方言俗词存在。由于其例证罕见，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但此时“本”作为植物的计量单位依然存在，草本植物居多，木本植物则多用“株”。例如：

(29) 六朝·《宋书·文帝纪》：“井种松柏六百株。”

(30) 六朝·《西京杂记》：“枇杷十株。橙十株。”

上文说过，“根”在演变过程中接替了“本”的“树根”义，同时将“树干”义让位于“株”。在此基础上，“株”的“树干”义很容易因计量的需要而成为量词。

董为光（2004：185）谈到名物、行为与计数词（非度量衡类量词）的相关时，认为“‘记甲而数乙’的习惯造成新义，常具量词义特征”。本文认为“本”、“株”等的量词义与之相似。

个体量词，盖出于汉民族的计数习惯。即：紧扣个体事物的某种特点为之计数。例如：要知道牛群到底有多少牛，身体是互相遮蔽的，最方便的莫过于数其“头”。英语计数单个事物事物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就没有出现个体量词。所以用树木的根茎来计量树木是可以理解的。古人习惯依据树木的根茎来计数（上面看不清楚有多少），抓住唯一的根茎而不考虑难以计数的枝叶，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这是量词的产生受到计数习惯的影响。同样地，“本”以及其后的“株”也可作为计算草木的计量单位。这是一种相关引申。

“棵”来源于“科”。王力（2000）认为“科”做量词，后来写作“棵”（841 页），而“棵”的量词义也可以写成“窠”（498 页），这种用法在唐代的诗歌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

(31)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得白牡丹一棵。”

(32)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

(33) 唐·《王梵志诗》：“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

董为光（2003）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棵’，则来自于‘科’（窠）。例如：

(34) 战国·《孟子·离娄》：“盈科而后进。”赵歧注：“科，坎。”

可见“科”在先秦时期就有“坑穴”义。“科”的量词义大概也来源于“科”的“坑穴”义。挖坑种植草木，一个坑表示一株草木。董为光（2003）“如果根据栽培需要，一科仅种一株植株，人们便得以计科而数株，至此“科”就成了植株的计量词。”这种方式同样属于“记甲而数乙”。例如：

(35) 六朝·贾思勰《齐民要术》：“谷，第一遍便科定，每科只留两茎，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

此时，“本”、“树”、“株”、“根”以及“科”（“棵”）短暂地存在同存于相关文献中，部分词甚至可以同存于一句之中。如：

(36) 六朝·《魏书·食货志》：“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蒔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

但是，其所占比重却有所侧重，通过对语料库中六朝时期的几部文献（《齐民要术》《全梁文》《三国志》《世说新语》《山海经》《搜神记》《搜神后记》《百喻经》《西京杂记》《抱朴子》）进行统计，证明了这一点。详见下表。

表 1: 六朝时期的文献中关于量词“本”、“树”、“株”、“根”、“科（棵）”的用例统计

量词	本	树	株	根	科（棵）
用例	1877	921	64	472	246
称量草木	5	44	61	27	9
比例(%)	0. 26	4. 78	92. 42	5. 72	3. 66

数据统计过程中，“本”的数据经过剔除（原统计数据为 2645 条），因存在大量类似“本作”“一本作”等校勘学术语，因与统计无关所以剔除。可见这类六朝时期的文献中关于称量草木的量词的“本”用法有限，主要可能是文献中关于称量树木的表述有限，集中在一些农学书籍中，其次是此时“本”作为量词主要集中在称量书籍方面，另一个就是其他量词的替代作用。这一时期，“株”作为称量草木的主要量词毋庸置疑，这也与另外四个词的其他词义发展有关。

在现代汉语通语中量词“株”、“根”、“棵”已经完全替代了“本”和“树”。例如：

（37）当代·《人民日报》（2014）：“有害生物每年毁树 4000 万株，2020 年无公害防治率将达 85%以上。”

（38）你非要在一根树上吊死吗？⁷

（39）当代·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那是一万五千棵香樟，市场上很抢手，栽上一棵这样的香樟，苍蝇、蚊子都不会有；一棵就是二十多块钱呀，一万五千棵，卖个三四十万元不成问题。”

“株”因出现的时代距今较为久远，流传至今，如今在书面语中用得比较多，“棵”作为一般通用说法，在口语中用得较多，“根”大约是方言口语得说法。

结语

“本”“根”“株”在古代汉语中均为多义词，据《王力古汉语字典》，其中“本”的意思包括“树根、树干”、“基础”、“本原”、“依据”等（456-457 页）；“根”的意思包括“草木的根”、“事物的本源”、“根除”等（480 页）；“株”的意思包括“树根”、“草木”、“植株”等（1284 页）。在表示“树根”这个意义上“本”“根”“株”存在词义纠葛的情况，本文经过梳理和分析，认为三者存在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本”的本义是包括接近树根

⁷ 按：在笔者中国朋友家乡的方言中就有这种说法。

的主干部分“树根”，这一点在周代的文献中就有所体现。其后表示土中“树干”部分的“根”和表示土上的“树干”的“株”分别接替了原本兼指“树根”和“树干”的“本”的“树干”部分，“本”则仅指“树根”，这一点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表现得比较明显。随后土中“树干”部分之“根”完全让位于“株”，接替了“本”义，而“根”与“本”在“树根”义上同存，这一变化最晚发生在东汉时期。关于三者的量词用法，“本”最早用于计量草本植物，不晚于先秦时期，但此时还不够典型，当其“树根”义被替代后，量词义则得到凸显，并产生了新兴的计量书本的用法；其后产生的“树”，汉代比较活跃，因其名词义产生后，才产生出量词义，并在六朝时被“株”“根”替代。“株”“根”在六朝时期开始主要用于计量草本植物，其后被“棵”接替，后者成为主要计量单位，兴起于唐代并一直活跃于现代汉语中。“株”“根”则以一种略带文言的方式存留于书面语和某些方言之中。

参考文献

- 曹瑞芳, 李小平. (2022). 晋语植物量词“本”的三种读音及用字问题. *语言研究*, 42(1), 56-61.
- 陈明富. (2013). 古代涉“树根”义名词历时考察.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53-57.
- 陈明富, 张鹏丽. (2011). 古代涉“树木”义名词历时考察. *殷都学刊*, (4), 112-117.
- 陈亦文. (2010). 名量词“棵”的历史变迁. *汉语史研究集刊*, (1), 80-98.
- 陈祝琴 & 岳秀文. (2017). 汉语方言量词“兜”的来源与形成. *语言研究集刊*, (2), 279-297, 386-387.
- 丁福保. (1988). *说文解字诂林*. 北京: 中华书局.
- 崔尔胜. (2009). 量词“棵”的发展模式分析. *学语文*, (5), 41-42.
- 董树人. (1987). 关于量词“棵”的出现时间.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127-127.
- 董为光. (2003). 量词义语义源流三则. *中国语文*, (5), 456-460.
- 董为光. (2004). *汉语词义发展基本类型*.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何建章. (1990). *战国策注释*. 北京: 中华书局.
- 黄金贵. (1995). *古汉语文化词义集类辨考*.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计伟. (2009). 量词“窠”的产生、发展与量词“棵”的出现. *语言科学*, (4), 431-439.
- 李计伟. (2010). 论量词“根”的形成与其认知语义的多向发展. *语文研究*, (3), 34-38.
- 李圃. (2002). *古文字诂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小平. (2012). 量词“窠”的产生、演变及其更替. *云梦学刊*, 33(2), 136-139.
- 刘世儒. (1965).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 刘彦哲. (2021). 汉日源于植物的长条类量词比较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 罗竹风主编. (1986). *汉语大字典*. 北京: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孟繁杰. (2011). 论量词“根”的演变. *国际汉语学报*, (2), 137-146.
- 史天冠. (2016). 现代汉语量词“根”的认知研究.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4), 104-106.
- 唐苗. (2007). 量词“条”与“根”的比较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4), 562-564.

- 唐钺. (2001). *尹文和尹文子*.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等编写. (2000). *王力古汉语字典*.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念孙. (2004). *广雅疏证 (附索引)*. 北京: 中华书局.
- 汪维辉. (2000).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汪小玲 & 李翩. (2009). 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探析——以量词“本”为例. *钦州学院学报*, (2), 95-97, 118.
- 王晓燕. (2022). 量词“根”的词典释义探讨. *辞书研究*, (2), 48-54.
- 詹卫东, 郭锐, 谌贻荣. (2021).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 许慎撰, 徐铉校定. (2012). *说文解字附检字*. 北京: 中华书局.
- 张鹏丽, 陈明富. (2012). 古代“树木”个体量词历时考察. *北方论丛*, (1), 59-63.